

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

鲁健骥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鲁健骥著.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印

ISBN 7-5619-0737-0

I. 对…

II. 鲁…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998 号

责任印制:乔学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 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 000 册

书 号:ISBN 7-5619-0737-0/H·9942

定 价:12.00 元

自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反映了我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的思考;第二部分是讨论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最后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和汉英语言对比等问题的几篇文章。这是按照每一部分研究开始的时间顺序编排的次序,编入本书时,我把文章比较集中的第二部分放到了前面。

关于教学问题的思考,大致是围绕着《初级汉语课本》的编写进行的。1979年初由我主持编写的《初级汉语课本》,体现了我多年来对一系列教学问题的思考。从1960年开始,到1979年主编《初级汉语课本》时,我使用过《汉语教科书》等多种教材,也经历了几次教学方法改革的改革,参加了有关的教学试验和试验教材的编写。这些都引起我对教学问题的思考。特别是70年代初,我被借调到广州教几名坦桑尼亚的学生,使用刚刚出版的《基础汉语》。用了一轮下来,感到无论是内容的安排和对某些语言项目的解释,都有些问题值得讨论。记得当时曾给负责编教组的吕必松先生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说明我的想法。1973年,学校复校,我从广州回来,参与教学管理工作,听课、座谈,了解师生对教材、教学的意见,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这可以说是《初级汉语课本》的酝酿阶段。这套课本之所以在整体安排,语音、语法教学上的改革,以及与文化因素的结合上较此前的教材有较大的突破,那就是因为在编写之前对教学和教材中的问题已经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现在收入本书的这方面的论文,都是在编了《初级汉语课本》以后陆陆续续写出来的。这些论文反映了我长期以来思考的部分问题,经过主编《初级汉语课本》的实践,有些认识得到了强化。

这一部分文章还都是从“教”的角度，而不是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开始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在接触了中介语理论之后的事。当然，我们对外国学生学汉语中的困难、问题，应该说是了解的，但始终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对一些问题无法解释。1982年我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作交换学者，有机会系统地接触到中介语理论，联系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实际，颇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在美国时我最先想到的是外国人学汉语的语音问题，于是写了第一篇有关中介语和偏误分析的论文。从美国回来，继续研究外国人学汉语的词语、语法、语用方面的偏误，并对中介语的研究和偏误分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到1994年，一共发表了7篇论文，现一并收入本书。从1994年到现在，我没有再发表中介语方面的论文。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兴趣有什么改变，而是没有继续研究的条件。其实，中介语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志于此、又有条件的同志，是会大有作为的。

第三部分中的一篇文章我想提一提，这就是那篇呼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的文章。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其实几乎与中介语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当时也尽可能搜集了一些资料（其中一部分已经用到了现在这篇文章里），但终归有限，回国之后，繁忙的工作又不允许我去广泛查阅资料，所以一直没有作出什么成果。现在这篇文章也只是呼吁性的，以期引起重视。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但可以认识到这一新学科的深厚内涵，而且还可以促使我们研究它发展的规律，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对外汉语教学健康地发展，避免曾经走过的弯路。

如果说我的这些文章还有一点可读性的话，那也许是因为它们跟我的教学经历和教学经验结合得比较紧。任何研究都应该是有个性的，我所做的研究可能更适合我个人的特点。做学问跟做人一样，就要做自己能胜任的事，我没有做多面手的本事。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一定的理论武装，而不能就事论事，把研究工作变成经验

总结。这样才会对教学有用处。对外汉语教学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外汉语教师,特别是刚刚开始从事这一工作的教师,太需要了解如何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了。这是我研究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不知是不是站得太低了。我没有做纯理论研究的兴趣,也不大具备做纯理论研究的素质。但我并不轻视理论,没有理论的支持,我的这些文章就写不出来。但是,科学研究总是要解决一点问题。即使是纯理论的研究,也应该有所发现,比如基础科学的研究,就是如此。在语言学方面,比如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新的发现,都是经过了艰苦的大量的临床实验才取得的。如果仅仅把理论看成一种时髦,一种标签,空对空,或是仅仅停留在介绍外国的成果上,而不落实到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那就缺乏科学研究的价值。这就是我写文章的一点体会。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个集子,使我十分感激。在此谨表谢忱。

鲁健骥

1998年10月11日

目 录

自序	(I)
----------	-------

一、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

中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
偏误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	(12)
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	(21)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	(33)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	(44)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用失误	(61)
中介语研究十年	(67)

二、对对外汉语教学及教材编写的思考

基础汉语教学的一次新的尝试 —— 教学实验报告	(75)
教材与教学实践	(90)
从教学法的角度看趋向补语	(98)
“上”类动词作补语的性质和意义	(111)
状态补语的语境背景及其他	(120)
状态补语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	(131)
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处理文化因素的原则和做法	(141)
多项选择答案测试:出题技巧与题目分析	(150)
一本有特色的古汉语教材 —— 《文言入门》读后	(162)

三、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其他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 (171)

汉语语法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183)

“它”和“it”的对比…………… (189)

英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 (203)

人名与称谓中的排行…………… (219)

附录:

记在澳大利亚《澳洲新报·周刊》上首开简化汉字专栏…………… (228)

三、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其他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 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 (171)
- 汉语语法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183)
- “它”和“it”的对比…………… (189)
- 英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 (203)
- 人名与称谓中的排行…………… (219)

附录：

- 记在澳大利亚《澳洲新报·周刊》上首开简化汉字专栏…………… (228)

一、中介语理论与 偏误分析

中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如果把 Selinker 1972 年发表的《中介语》一文作为中介语理论正式建立的标志的话,到今年也不过 20 年的历史。然而在短短的 20 年中,中介语理论已经对外语教学和外语测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已为人们所认识。中介语理论介绍到我国大约也有十年了,它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尤其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运用中介语理论研究教学中的问题的论文逐年增加。至少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内,可以说中介语研究正在形成风气。

自中介语理论提出以来,也不断有人对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一些问题。今天对其中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也许会对我们开展中介语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介语理论与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一些有关中介语和偏误分析的论述,常常有两点偏颇,一点是要把对比分析和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对立起来;另一点是把中介语理论等同于偏误分析。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中介语理论与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三者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中介语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

我们曾经说过,“中介语理论并不是对于对比分析的简单否定,

* 本文是在《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三刊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1992 年 5 月,北京)上的发言。

而是对于对比分析的发展”。(鲁健骥,《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美国 S. N. Sridhar 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对比分析、偏误分析和中介语:一个目标的三个方面》。这个题目可以说很恰当地说明了三者的关系。

固然,偏误分析与对比分析有不同的心理学基础,前者是认知心理学在语言学习理论中的反映,后者则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产物。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偏误分析的出现,与对比分析在实践中遇到困难与在理论上受到挑战有直接关系。正如许多文献与研究所指出的,对比分析的成果并不能简单地、完全地为教学实践所证实,教学实践说明,对比分析只能预测和解释学生的一部分偏误和难点。而它不能预测和解释的部分,则由偏误分析完成了(当然也不是全部)。这就是说,对外语学习者的偏误和难点,偏误分析比对比分析具有较强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因而对外语学习过程的认识较为全面了。

偏误分析理论对于对比分析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与学习中的作用是肯定的,承认母语对目的语学习的迁移与干扰作用,并把这种迁移与干扰作用看成是产生偏误的主要根源之一。只是对于学习难点的确定、偏误的解释,偏误分析不采取武断的态度。这一点,也说明了偏误分析对于对比分析的继承和发展。有些文献中,对中介语理论与偏误分析理论的界限划得不太清楚,有的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我们的理解是,中介语理论比偏误分析具有更广泛的内涵。顾名思义,偏误分析把外语学习者发生的偏误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所关注的是学生所使用的目的语形式(实际是中介语)与目的语的规范形式之间的差距,以及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中介语理论则把学生使用的目的语形式当做一个整体,当做一个动态系统加以研究,从而发现外语学习的规律,揭示成年人学习外语的过程。这样看来,偏误分析只是中介语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介语理论对于偏误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最初阶段,比较多地从形式上确定是不是偏误,即按本族人的标准看外语学习者

使用的形式是不是正确。从这一点上说,偏误分析与对比分析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从形式上看是不是正确,未免过于表面化,特别是对非偏误部分的复杂性没有注意到。形式上的非偏误也常常是教学上所忽视的,以为只要形式上对了,就是掌握了。其实不然。形式上的“对”与掌握是两回事。掌握还是没掌握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上去检验。更大的背景,一般可以指超句结构、语境和语用。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对的,如果不是真正掌握,往往就会前言不搭后语,在语用上就会不得体。美国的戴祝念先生曾经举过一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让我们摘引如下:

对了

(1) A. 老张要下午五点才回来吗?

B. * 对了!

(2) A. 我这样做,你会支持吧?

B. * 对了!

(3) A. 今天天气太好了!

B. * 对了!

我懂

(1) A. 对不起,我没赶上车,来晚了。

B. * 我懂。

(2) A. 那件事这么办才能做得比较好。

B. * 我懂。

这里的“对了”“我懂”孤立地从形式上看,没有错,但在以上各例的上下文中,却说明学生没有掌握“对了”“我懂”的真正意思和用法,而是把英语的 That's right 和 I understand 直搬过来,作为答话。

至于说得得体,则是更高层次上的掌握,更不能单从形式上正确不正确来判断。英国语言学家 S. P. Corder 在《特异方言与偏误分析》(1971)一文中提出,判断一句话是对还是错,应有两条标准,一是看这句话是否合乎语法,二是看它在语境中是不是有意义。他在《学

习者偏误研究中解释的作用》(1972)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应该以形式和上下文及情景为基础解释学习者的话语。”学习者的话语“可能形式上完全正确,但在上下文中是错误的。仅仅是表层形式正确并不能保证不存在偏误。学习者说出一句话,可能表层形式是正确的,但如果按目的语的规则去解释,可能并不是它所要表达的意思。”

中介语研究对象应是学习者语言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认识语言学习过程的全貌。

(二) 关于中介语的性质和特点

研究中介语,首先要对中介语的性质和特点有基本的认识。在我们接触到的国外文献中,对中介语的性质和特点,看法也不尽一致。这里我们主要结合国外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我们在1984年给中介语下过这样的定义:

中介语指的是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目的语的规律所做的不正确的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一个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区别于他所学的母语。

在这一定义中已经初步揭示了中介语的性质,即中介语也是语言,它是有系统的。

作为语言,中介语具有人类语言所有的一般特性和功能。从其内部组织说,它也是一个由内部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就是说,它有语音的、词汇的、语法的规则系统,而且学习者能运用这套规则系统去生成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到的话语。从其功能说,中介语可以作为人际交往的交际工具。比如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说的汉语都是中介语;不管他们的母语如何,他们都可以使用这种中介语互相交际或与中国人交际。

认识中介语的这一基本特征,是研究中介语的基础。对中介语进行描写,发现它的规则系统,与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规则系统

进行比较,都是用的语言学的方法。只有先肯定中介语是语言,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在中介语研究中发挥作用。当然,中介语的规则系统是动态的,是处在不断修正、不断向目的语规则接近的过程中的。这一点与一般语言的发展变化在性质上、速度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于中介语的系统性,认识上有一点不同。如 Selinker 等人认为应从学习策略上理解中介语的系统性。在我们看来,这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学习策略的作用在于它能引起中介语规则的变化,是中介语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动因;但中介语的系统性,最终还是表现在语言规则上。

那么,中介语本身的特点是什么呢?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 C. Adjemian(1976)提出中介语的特点有:1. 可渗透性;2. “化石化”现象;3. 反复性。我们认为这样归纳是合理的。下面我们分别作些说明,但不完全是 Adjemian 的观点。

1. 可渗透性。我们说过,中介语系统是一种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区别于他所学的目的语的语言系统。这就是由于中介语的可渗透性造成的。所谓可渗透性,是指中介语可以受到来自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规则或形式的渗透。从母语来的渗透,就是正负迁移和干扰的结果;从目的语方面来的渗透,则是对已学过的目的语规则或形式的过度泛化的结果;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当他们掌握的汉语规则不足以表达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时,他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在他们说的汉语(中介语)里用上他们母语的规则或形式,或者是不恰当地使用已学过的汉语规则。这两种选择,都可以加入到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来。

反过来讲,一个人说自己母语的时候,有时也会找不到合适的规则或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思。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不会让其他语言的规则或形式渗透到他的母语系统中来,也不会使用任何策略破坏自己母语的规则系统。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母语不具有可渗透性。

我们认为,可渗透性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主要

是由于母语干扰和目的语的规则过度泛化造成的,使中介语得到强化,产生偏误。积极作用也是明显的。母语的“正迁移”作用是促使中介语接近目的语的一个因素。

2. “化石化”现象。我们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一文中,曾经讨论过中介语的“顽固性”。“顽固性”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化石化”现象。“化石化”是中介语稳定性的一个表现。这一方面指的是中介语在总体上总也达不到与目的语完全一样的水平(达到与目的语完全一样的水平是外语教学与学习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也指某些学习者在语言的某些具体形式上学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不前了。比如在语音方面,有的学生学了很长时间,到了高年级,还是掌握不了某几个音。我们把这种现象也称作“化石化”。但这并不影响学生总的外语水平的提高。有材料表明,一般来说,中介语系统中语音和某些语法项目的“化石化”现象最为突出。

形成“化石化”现象的原因,是中介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我们曾在上述文章中归纳了国外学者的一些共识,指出从心理学上讲,“化石化”的形成原因有三:(1)学习外语的成年人脑灵活性的减退;(2)成年人由于抽象思维活动能力的发展对目的语规则进行的不正确归纳总结;(3)语言“自我”造成的对目的语的“移情作用”的阻滞。这三方面的心理因素,都是国外学者提出的一些假说,还需要通过实验加以证明。

3. 反复性。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随着水平的提高,中介语是在逐步地向目的语的规范运动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接近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有反复、有曲折的。这就是中介语的反复性,也是中介语区别于一般语言的又一特点。

反复性表现为某些已经得到纠正的偏误重又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这样的:外语学习者在表述一个意思的时候,需要使用的目的语形式比较难,他就会退而使用中介语的一个更为他所熟悉、所理解的形式;而这一形式从目的语的标准看是有偏

误的。在考试或者一些正式的场合,学外语的人常常为了“保险”反倒出了偏误,就是中介语反复性的表现。反复性是中介语稳定性的又一表现,也是中介语的某些形式几乎失去可渗透性的表现。但我们同时还认为,中介语的反复性只是表现在某些项目上,而从总体上看,中介语仍然在向目的语运动。

(三) 中介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工作的重点

迄今为止中介语理论还被看成是一种假说,这或者是因为它涉及到许多很难控制的变因,许多问题还需要得到证实。实际上,当 Selinker 提出中介语理论时,已经注意到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介语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作为中介语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偏误分析,提出的意见就更多些。下面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一综合的介绍:

第一,在对中介语进行描写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给中介语划分阶段。一般说来,不同水平的学生的中介语系统是不同的,但要把不同水平的中介语用某些标准区分开,并且描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把学生的语言水平划分为初、中、高三种,那么这种水平上的中介语各是什么样子,是很难截然划开的。Corder 曾经按偏误的性质提出划分阶段的标准,把偏误划分为成系统前、已成系统、成系统后三个阶段。在成系统前阶段,学习者对自己的偏误意识不到,只有别人告诉他他才知道;知道出了偏误,自己不能纠正,也不会用别的说法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在已成系统阶段,学习者总是重复出现同样的偏误,说明他对目的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意识。在这一阶段,他仍然不能纠正自己的偏误,但能用其他的说法“解释”自己的意见,使人理解。这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出现了偏误。在成系统后阶段,学习者的偏误明显减少,而且在出现偏误时自己能纠正,并且能“解释”。就是这样一个划分标准,也是“看时清楚做时难”。因为我们很难把它量化,而且这只是一个局部标准,不是